



柔情的服务 “酿”最醇厚的金名片

一叶乌篷船,一碟茴香豆,一盏陈年黄酒,一出温婉越剧,这是绍兴味道。其中,黄酒这张文化名片最为醇厚,一入口便是微醺。

“酿黄酒的地方不少,为什么只有绍兴黄酒这么有名?因为绍兴黄酒用的是鉴湖水,别的水酿不出这个味道。”老绍兴人朱宇告诉记者,她也是农行绍兴越城支行的副行长,聊起黄酒,勾起了她不少儿时记忆。那时候的小姑娘没想到,自己与绍兴黄酒的缘分还长着。

2019年,绍兴黄酒小镇的建设蓝图酝酿而生,多家银行竞相服务,但最终农行夺魁。它以15亿元授信,为小镇建设加入“酵母菌”。

“农行的服务好,很细致。”绍兴黄酒管委会主任徐建龙的回答言简意赅,“别的银行来一次,农行来了多次,这份诚意别的银行比不了。”当时,来到黄酒小镇建设地东浦的,不仅有越城支行的农行人,还有绍兴分行、浙江省分行,甚至是农总行的领导。“我们上级行十分看好黄酒文化。长远来看,可以向世界传播黄酒文化,跟绍兴发展全域旅游的理念是一致的。”朱宇解释。

当然,光服务不够,还要有资金实力作支撑。“我们合作过一些银行,授信时没问题,一到放款就经常拖延,农行放款都3天内解决,保证了工程进度。”徐建龙说。

农行给出的惊喜远不止于此。黄酒小镇建设前期,需对项目地的居民住宅进行征迁。这意味着一笔不小的补偿款。这笔钱,一家人如何分配?1989年生的越城支行网点负责人翁灵燕,跟记者聊天时有些羞涩,但那时的办公室却成了“战场”。“很多家庭其实已经分配好了,但老人拿着存单来取钱时,有些人不甘心,继续争吵。”翁灵燕告诉记者,当时的她每天都扯着嗓子劝架,“能劝的我们就劝,劝不了的就叫来街道一起协商,有时还要打110介入。”回忆当时的情景,翁灵燕感慨颇深,“要做好黄酒小镇,征迁是第一步,我们必须配合好。”

目前,黄酒小镇一期工程顺利推进。徐建龙的办公桌上放着一顶白色安全帽,空了他就常去工地看一圈。“二期我们已经规划好了,等启动时,肯定还要农行来支持。”

黄酒小镇之后,农行又服务了不少与绍兴全域旅游相关的项目。如2020年,该行以7亿元融资撬动了越城区29个社区89个区块的老旧小区改造提升,并入选“国家住建部金融支持市场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典型案例”。“原本鲁迅故居前面的小区都很陈旧,现在改造好以后,一眼望去美得很。”说起前后变化,朱宇眼里透着光。

“金融服务分两部分,一部分是金融,也就是资金,另一部分则是服务。服务是没有底的,我们能做的就是细致入微,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全方位提供金融支持。”农行绍兴分行行长陈洲告诉记者,而这正是金融服务“柔”的写照。

柔性的政策 普惠金融遇“枫桥经验”

在两片空旷的麦地中,有一条公路,沿着它开,就到了诸暨枫源村。如果你对枫源村陌生,那对“枫桥经验”一定耳熟。枫源村,就是“枫桥经验”的发源地。在此地,农行推出了金融版“枫桥经验”,即“基础金融不出村,综合金融不出镇,金融矛盾不上交,金融风险就地化解”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。

记者慕名而来,金融版“枫桥经验”到底什么样?起始于什么时候?农行绍兴诸暨支行行长施琴芳被问住了。

“你问我什么时候做的?我也不知道,我们一直在做的。只是以前没有这么响亮,以前就是服务乡村。后来慢慢提炼了这样一个概念。”施琴芳表示,金融版“枫桥经验”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农行姓农,服务三农,决定了它能成为金融界“枫桥经验”的开拓者与继承者。

金融版“枫桥经验”的外延是广泛而琐碎的,施琴芳说,这是一件“需要耐心,不能去想考核”的事。

惠农通,是金融版“基础金融不出村”的一个重要载体。这是一个类似于POS机的机器,大都装在偏远乡村的小超市里。主要用来缴纳水电费手机费,甚至买彩票也行。金融科技再发达,农村里的老人很多连智能手机也没有,怎么来服务?惠农通就能解决这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难题。

在诸暨,农行一共设置了300个惠农通,最远处东和乡上岗村服务点距离乡镇网点逾35公里,最高处赵家镇上阳村服务点海拔831米,仅盘山公路就要驱车1个多小时。而维护这些惠农通的农行人只有3名,“他们很辛苦,中饭常常只能在路上解决,但只有我们辛苦了,村民才能不辛苦。”施琴芳说,

这就是做普惠金融的“难处”。

针对产业集聚的地方,农行开设了惠农服务站。香榧产业地诸暨赵家村就有这样一个服务站,门口挂着客户经理的手机号码。每周三下午,农行工作人员会来值班,为有资金需求的村民提供金融服务。

整村授信,是农行服务乡村振兴的又一个途径。枫源村就是农行签订整村授信的第一个村集体。村书记骆根土告诉记者,村子里60岁以下的村民,人人都有一张农行卡,随时可以向农行借10万元,其中还有18个优质农户,一次性可贷款30万元。

去年3月,枫源村启动“一江两岸”景观提升工程,村集体向农行申请了400万元“美丽乡村贷”,这也是浙江省农行系统内首笔。利用这笔钱,枫源村建造了一个大礼堂。“如果不是疫情,我今天根本没办法给你留这么多时间采访。”骆根土打趣说道,“原本这里都停满了车,一天至少接待20拨游客。”这样的旅游盛况,固然有“枫桥经验”发源地的先天影响,但也离不开村子资源变资产的后天努力。

润物细无声,诸暨农行的普惠金融正如绍兴的水系,滋养着这一方水土。“农村市场是宝地,我们做的是千家万户的金融,不追求金额,不追求贡献度。但我相信,时间长了,面铺开了,当大家手里都有我们农行卡时,效果一定会出来。”这是施琴芳的信念。

六山一水三分田,绍兴的地貌特征,决定了绍兴的发展必然与乡村振兴紧密相关。服务乡村是农行强项,将金融版“枫桥经验”打造成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“绍兴样本”,这是农行绍兴分行的目标,也是使命。



亮剑 刚柔并济

稽山鉴水孕育的农行人故事

绍兴戏

苏杭,江南的眉目;绍兴,江南的风骨。

水乡绍兴,却满怀胆剑之气。从魏晋时期到辛亥革命,它曾输出了半壁文人与斗士。这份刚柔并济的硬气,形成了绍兴城独特的气质。

会稽山与鉴湖水孕育一座名城。俯仰之间,皆为古迹与历史;移步换景中,又见创新与活力。从古越走来的她,正迈向融杭联甬接沪新时代。

若要寻觅绍兴城发展的轨迹,当地金融机构的“信贷账单”会是一名优秀的讲解员。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府山脚下,农行绍兴分行掩映在绿荫中。岁月爬上了这幢8层高的楼宇,此间暗藏着一柄绍兴金融业的“王者之剑”;自1987年以来,农行绍兴分行存贷款余额始终位居当地四大行之首。

细问之下发现,这一处仅是农行绍兴分行的本部大楼,另有多部门分散在同一条街的不同楼宇里。四栋楼,一家分行,形散神聚的农行绍兴分行,浅唱低吟了一出什么样的绍兴发展大戏?

本报记者 梅丹

至刚的方案 治理至柔之水

关系太密切了。大禹治水时,这至柔之物,就炼出了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韧劲。如今,绍兴治水,也是这样一股韧劲。如会稽山脚下,有的家里装了自来水,但都是一些小水厂,质量不一定过关。”农行绍兴支行原公司部负责人周鹏勇告诉记者,为了解决饮水安全问题,2018年,嵊州出台《嵊州市乡镇水厂整合工作方案的通知》,但整合工作难度不小。

2019年,嵊州市越州水务开发有限公司(简称越州水务)成立,随后,公司定下目标:收购7个乡镇15个水厂的供水设备、管网等;收一个水泵站、水库和电站,并新建两个水厂。目标定下后,多家银行闻风而来。“大家最愿意做的是新建水厂,属于传统融资,比较简单,操作方便。”越州水务财务负责人夏科峰告诉记者,嵊州原有很多供水厂、小电站等,有的属于村集体,有的承包给了个人经营,“收购起来有难度,要融资的话,他们的价值确定是一项庞大的工程。”夏科峰当时的想法是“一一攻破”,也就是每一个小项目配一份融资,这样的优势是银行接受度高,弊端是费时费精力,“每一个都要走一遍流程。”

直到农行嵊州支行周鹏勇带着团队出现,“给我们打包成一个项目做。”面对农行的提议,夏科峰的思路打开了。

农行的这一次拍板,成了浙江省水资源整合融资的一次创新。“水资源定价评估,是决定能否贷款、贷多少款的关键,也是最难的部分。”周鹏勇介绍,农行接下这个项目后,先将越州水务拟收购的项目归为存量资产,并对此进行“攻坚突破”。

“我那时在四川凉山挂职帮扶,当时我们行长给我打电话,我马上请了半个月假回到嵊州一起盘点存量资产。”同是嵊州支行公司部的钱再进急急匆匆回到嵊州,先去评估公司上了两天班。每天对着十几张表格研究,填数字、计算价值,半个月后,他又急急匆匆回到了凉山。

周鹏勇的战线显然更长。“天天加班,去水务集团、水利部门、各个乡镇摸排,催讨数据。比如水力发电站,就需要整合3年的销售收入,结合国家电网的账单、报表等各种数据,作为资产依据,每天埋头计算。”这一段经历,成了周鹏勇宝贵的回忆。

资产摸排3个月,农行就以急事特办的方式于2020年年初为项目授信了12亿元,贷款期限25年。

如今,数百家小厂收购均已完成,新建的水厂也投入了使用,据夏科峰估算,此次水资源整合项目已惠及了嵊州30万人。“接下来我们会延伸管网,让更多腹地的农村人口能喝到干净有保证的水。”

对于水,农行人如何如此执着?农行绍兴分行相关人士给出了解释:“水是不可缺少的资源。当时,省分行的领导与嵊州市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。有了顶层设计,我们的创新就有了底气和支撑,才让我们这次‘治水’最终成功。”

创新的手段治“缸” 壮士断腕整改“一字之差”

酒缸、酱缸、染缸,绍兴“三缸”,缸缸名声在外。其中,柯桥染缸更有“中国最大染缸”之美誉,在全国印染业中,三分天下有其一。

然而,高产的背后,副作用也在呈现。印染让产业经济出彩,污染则让环境“色变”。印染与污染,这一字之差如何协调?柯桥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,硬走出一条“绿色高端,世界领先”的路子。

一次转制、两次搬迁、一次歇业整顿,浙江华港染织集团有限公司走过的转型之路,颇具代表性。华港染织的前身,是成立于1965年的一家乡镇企业。在印染行业,它算得上先驱。上世纪90年代,当柯桥出现“村村点火,户户冒烟”的景象时,工厂老员工肖国英接手了这家乡镇企业,从此,华港走上民企之路。

“上世纪90年代,我们就开始重视环保,跟着政府的调控走。”肖国英之女顾洁萍告诉记者。彼时,柯桥修建了当时亚洲最大的污水处理厂,日处理污水60万吨。华港也通过设备更新、工艺改进,将环保融入生产经营。

不过,这样的改进仍跟不上绍兴治污的脚步。2010年,当地政府决定5年内将八级以上印染企业迁至滨海,在毗邻钱塘江入海口滩涂上,规划出一万亩土地承接集聚企业。面朝大海的滨海,给染企打开了一扇广阔的发展新大门。

彼时,华港染织厂位于柯西工业园,从柯西到滨海,华港分了两步走。2014年,华港从柯西工业园搬到了柯北工业园。“我们当时也是响应政府要求,原柯西的厂房政府征收了。”顾洁萍告诉记者。

企业搬迁,一边是停产的老厂,一边是待建的新厂,伤筋动骨时,企业资金吃紧。那一年,农行柯桥支行给予华港7500万元授信。“我们和农行的合作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,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。”顾洁萍告诉记者,企业转型路上,农行始终如影随形。

印染企业搬走后,柯西大变样,随着各类住宅区拔地而起,工业园焕然一新成了宜居之地。在柯北工业园,华港经历了刻骨铭心的3个月。“患难见真情。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,农行依然支持我们。经过这一次,我们把一些其他银行的业务也转移到农行了。”顾洁萍谈起一段往事。

2016年,在绍兴全市印染业大检查中,华港作为六家染企之一被要求停产3个月整顿。停产,华港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。内部,企业员工认为工厂复产无望,一些员工辞职而去;外部,几家银行对企业发展存疑,在授信上不如之前积极,有银行甚至显现出

“借贷”情绪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,农行对华港的支持一如既往。这一年,农行柯桥支行又给予华港7500万元授信,帮助它走过艰难时期。

“当时真的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,3个月的整顿,对我们的影响至少是半年,流失的员工需要重新招聘,订单需要重新安排。”顾洁萍感念道,“农行的起步是扎根乡镇企业,对我们非常了解,对我们有信心。”

3个月后,华港整顿过关,复工后的华港呈现出全新面貌。管理更合规,效率也更高,农行这一次援手,让它迈上了更高的产业台阶。

2017年,作为全省唯一的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综合改革试点,绍兴启动传统产业全域全领域大整治大提升项目。2018年,华港再次响应政府号召,从柯北工业园搬迁至滨海新区。“这里有100多家印染企业,去年在对企业的综合考核中,我们排名第18位。”在绍兴这一次集聚发展的转型中,顾洁萍认为华港走出了自己的特色。

腾笼换鸟,凤凰涅槃,绍兴已然“调整身姿”,染缸出新色,离不开金融一路支持。数据显示,自2017年绍兴启动传统制造业综合改革以来,农行绍兴分行累计已向印染企业发放贷款金额106.18亿元。

今年,绍兴1号线开通,连通了鉴湖与西湖;再往前,嘉绍大桥落成,缩短了绍兴与上海的距离;寸寸水库的修建,让宁波人喝上了绍兴水……融杭联甬接沪进行时,农行绍兴分行始终护航左右。

“我将继续扎根稽山鉴水,在新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,逐浪潮头,为绍兴建设高水平网络大城市,打造新时代共同富裕地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,努力交出一张高分金融答卷。”居于府山山脚,农行绍兴分行行长陈洲如是表示。新的赶考路,农行绍兴分行正磨练一把新的金融宝剑,为绍兴高质量发展再次“亮剑”。

